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說岳全傳
第五十七回 演鉤連大破連環馬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

詩曰：宋江昔日破呼延，番帥今朝死董先。從今傳得槍牌法，甲馬雖堅也枉然。

話說完木陀赤、完木陀澤二人，引得董先等趕至營前，一聲號炮響，兩員番將左右分開，中間番營裡擁出三千人馬來。那馬身上都披著生牛皮甲，馬頭上俱用鐵鉤鐵環連鎖著，每三匹一隊。馬上軍兵俱穿著生牛皮甲，臉上亦將牛皮做成假臉戴著，祇露得兩隻眼睛。一排弓弩，一排長槍，共是一百排，直衝出來。把這五位將軍連那五千軍士，一齊圍住，槍挑箭射。祇聽得沙沙沙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可憐董先等五人並五千人馬，盡喪於陣內，不過逃得幾個帶傷的。正是：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

那敗殘軍士回營，報與元帥道：「董將軍等全軍盡歿於陣內了！」元帥大驚問道：「董將軍等怎麼樣敗死的？」軍士就將「連環甲馬」之事細細稟明。岳元帥等滿眼垂淚道：「苦哉，苦哉！早知是『連環甲馬』，向年呼延灼曾用過，有徐寧傳下『鉤連槍』可破。可憐五位將軍白白的送了性命，豈不痛哉！」遂傳令整備祭禮，遙望著番營哭奠了一番。回到帳中，就命孟邦傑、張顯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「鉤連槍」；張立、張用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「藤牌」。四將領令，各去操練，不表。

且說那兀兀坐在帳中，對軍師道：「某家有這許多兵馬，尚不能搶進中原，祇管如此曠日持久，軍師有何良策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岳南蠻如此厲害！況他兵馬又多，戰他不下。臣有一計，狼主可差一員將官暗渡夾江，去取臨安。岳南蠻若知，必然回兵去救。我以大兵遏其後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那時岳南蠻可擒也！」兀兀聽了大喜，就命鵝眼郎君領兵五千，悄悄的抄路，望臨安一路進發。

卻說朝中有一奸臣，姓王名俊，本是秦檜門下的走狗，因趨奉得秦檜投機，直陞他做了都統制。又奏過朝廷，差他帶領三千人馬，押送糧草到朱仙鎮來，就在那裡監督軍糧，原是提拔他的意思。這一日行至中途，恰恰那個鵝眼郎君帶領番兵到來，正遇個著。鵝眼郎君提刀出馬，大喝一聲：「何處軍兵，快快把糧草送過來，饒你狗命！」王俊道：「我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統制王俊是也！你是何處番人，擅敢到此？」鵝眼郎君道：「某家乃大金國四太子帳前元帥鵝眼郎君是也！特到臨安來擒你那南蠻皇帝，今日且先把你來開刀。」說罷，一刀砍來，王俊祇得舉刀相迎。不上七八個回合，番將厲害，王俊那裡招架得住，祇得回馬落荒敗走，鵝眼郎君從後面趕來。

正在危急之時，忽見前面來了一枝兵馬，乃是總領催糧將軍牛皋。牛皋見了想道：「這裡那有番兵，不知是何處來的，追著的又不知是何人？」便道：「孩兒們站著！待我上前去看個明白。」便縱馬迎上前來，叫道：「不要驚慌，有牛爺爺在此。」那王俊道：「快救救小將！」牛皋上前大喝一聲：「番奴住著！你是何人？往那裡去的？」鵝眼郎君道：「某家要去搶臨安的，你問某家的大名，鵝眼郎君便是。」牛皋大怒，舉鎗便打。兩人戰了二三個回合，鵝眼郎君手中的刀略遲得一遲，被牛皋一鎗打中肩膀上，翻身落馬，牛皋取了首級，亂殺番兵。那些番兵死的死了，得命的逃了些回去。

牛皋轉來，見了王俊問道：「你是這裡來的將官？這等沒用，被他殺了！」王俊道：「小將官居都統制，姓王名俊。蒙秦丞相解糧往朱仙鎮去，就在那裡監督糧草。偏偏遇著這番賊，殺他不過。幸得將軍相救，後當圖報！不知將軍高姓大名？」牛皋心裡想道：「早知這是個狗頭，就不該救他了。」便道：「俺乃岳元帥麾下統制牛皋，奉令總督催糧各路糧草。將軍既然解糧往朱仙鎮去，我的糧草煩你一總帶去，交與元帥，說牛皋還有幾個所在去催糧，催齊了就来。」王俊道：「這個當得。」牛皋道：「這首級也帶了去，與我報功。」王俊道：「將軍本事，天下無雙！望將軍把這功送與末將罷！」牛皋暗想：「我想這功且送了他，回營時再出他的醜也未遲。」便道：「將軍若要，自當奉送。將此糧草小心解去，勿得再有差失！」拱了一拱別去。那王俊領兵護送糧草，望朱仙鎮行來，在路無事。

這一日，看看到了大營相近，把兵紮住，來到營門候令。傳宣稟進，岳爺想：「他此差是奸臣謀來的。且請他進來。」王俊進帳，向各位元帥見了禮，稟道：「卑職奉旨而來，行至中途，遇見牛皋被番兵追趕。卑職上前救了牛皋，帶了糧草並那番將的首級，俱在營門，候元帥號令定奪。」岳爺道：「牛皋所遇的是何處番兵？」王俊道：「番將口稱暗渡夾江，去搶臨安。恰好牛皋遇著戰敗，被他追趕。遇見卑職，殺了番兵，救了牛皋，現在首級報功。」岳爺聽了底細，明白是王俊冒功。且記了他的功勞，收了糧草，將番人首級號令，又命去下營。

到了次日，孟邦傑、張顯、張立、張用各將所練的槍牌已熟，前來繳令。元帥就命四將去破番陣，又叮嚀了一回，四將領命而去。又令岳雲、嚴成方、張憲、何元慶，領帶人馬五千，外邊接應，四將領令而去。且說那孟邦傑、張顯等四將，到番營討戰。那二元帥提兵出營，看見四將喝道：「南蠻通姓！」張立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張立，那是張顯、孟邦傑、張用是也！番將報名上來！」番將道：「某乃大金國四狼主帳下元帥完木陀赤、完木陀澤是也！」張立道：「不要走，我正要拿你。」二人拍馬掄槍，戰了數合，番將詐敗進營，那四將追來。祇見那些小番吹動鼙鼓，打起駝皮鼓，一聲炮響，三千「連環馬」周圍團團裹將上來。張立看見，吩咐三軍將「藤牌」四面周圍遮住；弓矢不能射，槍弩不能進。孟邦傑、張顯帶領人馬，打開「鉤連槍」，一連鉤倒數騎「連環馬」，其餘皆不能動，都自相踐踏。又聽得營中炮響，岳雲、張憲從左邊殺入，何元慶、嚴成方從右邊殺入，番將怎能招架。這一陣，將「連環馬」盡挑死了。張立、岳雲等得勝收兵回營，見元帥繳令，不表。

卻說那兀兀正望著完木陀赤弟兄「連環馬」成功，祇見小番來報道：「岳飛差八個南蠻將『連環馬』破了。」正說間，二人敗回，來見狼主。兀兀問道：「南蠻怎麼破法？」二將將「藤牌」、「鉤連槍」如此破法說了一遍。兀兀大哭道：「軍師！某家這馬，練了數載功夫，不知死了多少馬匹，纔得成功！今日被他一陣破了！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不必悲傷，祇待那『鐵浮陀』來時，何消一陣，自然南蠻盡皆滅矣！」兀兀道：「某家也祇想待這件寶貝了。」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牛皋回營繳令道：「末將前者救了王俊，有番將鵝眼郎君的首級並糧草可曾收到否？」元帥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但王俊說是他救了你，這功勞是他的。本帥已將功勞簿上，寫了他的名字了。」牛皋道：「王俊怎麼冒功？」王俊在旁答道：「人不可沒有了良心，小將救了你的性命，怎麼反來奪我的功勞？」牛皋道：「我與你比比武藝，若是勝得我，便將功勞讓與你。」

二人正在爭功，祇聽得營門前數百人喧嘩。傳宣進來稟道：「有數百軍卒在外要退糧，求元帥發令定奪。」元帥問道：「何處軍兵要退糧？」傳宣稟道：「是大老爺的兵要退糧。」韓世忠、張信、劉琦三個元帥齊聲的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講別座營的兵，或有此事；若說元帥的兵，皆是赴湯蹈火，血戰爭先，怎肯退？必有委曲。元帥可令那班兵丁會說話的，走數個來問他。」岳爺答道：「元帥們所言有理。」吩咐出去叫兵丁進來。

那兵丁有數個進來跪下道：「求元帥准退了小人們糧，放小人們去歸農罷。」岳爺道：「別座營頭，尚無此等事情，何況本帥待兵如子？現今金兵寇亂，全仗你等替國家出力，怎麼反說要退糧？」兵丁道：「小人們平日深感元帥恩養，怎敢退糧？但是近日所發糧米，一斗祇有七八升，因此眾心不服。」元帥道：「王俊，錢糧皆是你發放，怎麼克減，以致他們心變？」王俊稟道：「錢糧雖是卑職管，卻都是吏員錢自明經手關發，卑職實不知情。」元帥道：「胡說！自古道：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怎麼推諉？且傳錢自明來！」不一會，錢自明進帳來叩見，元帥喝問：「你為何克減軍糧？」錢自明稟道：「這是王老爺對小吏說的，糧米定要折扣。若不略減些，缺了正額，那裡賠得起？」元帥大喝一聲：「綁去砍了！」一聲令下，兩邊刀斧手即將錢自明推出，霎時獻上首級。

元帥又叫王俊：「快去把軍糧賠補了來，再行發落。」眾軍兵一齊跪下道：「這樣號令，我等情願盡力苦戰，也不肯捨了大老爺。」俱各叩頭謝恩而去。王俊祇得將克減下的糧草照數賠補了，來見元帥繳令。元帥道：「王俊！你冒功邀賞，克減軍糧，本應

斬首！今因是奉旨前來，饒你死罪，捆打四□，發回臨安，聽憑秦丞相處治。」左右一聲嗆喝，將王俊拖下去，打下四□大棍。寫成文書，連夜解上臨安相府發落。

牛皋稟道：「小將殺敗番兵，救了他的性命，這奸賊反冒我的功勞，又來克減軍糧。況是秦檜一黨，元帥何不將他斬了，以絕後患，反解到奸臣那裡去？」岳爺道：「賢弟不知，他是秦檜差來的。秦檜現掌相位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！」正所謂：可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牛皋聽了，心中憤憤不平，辭了元帥，自回本營。不表。

再說那番營中兀兀被岳飛破了「連環馬」，心中鬱鬱不樂，正在聚集眾將商議，忽見小番來報：「本國差兵解送『鐵浮陀』在外候令。」兀兀大喜，傳令：「推過一邊，待天晚時，推到宋營前打去。任那岳飛足智多謀，也難逃此難！」一面整備火藥，一面暗點人馬，專等黃昏施放。

那陸文龍在旁聽了，就回營對王佐道：「今日北國解到『鐵浮陀』，今晚要打宋營，□分厲害，卻便怎處？」王佐道：「宋營如何曉得？須要暗送一信，方好整備。」陸文龍道：「也罷！待我射封箭書去報知岳元帥，明早即同將軍歸宋何如？」王佐大喜。

看看天色將晚，陸文龍悄悄出營上馬，將近宋營，高叫一聲：「宋軍聽者，我有機密箭書，速報元帥，休得遲誤！」颯的一箭射去，隨即轉馬回營。

宋營軍士拾得箭書，忙與傳宣說知。傳宣接了，即時進帳跪下稟道：「有一小番將，黑暗裡射下這枝箭書，說有機密大事，求元帥速看。」元帥接了書，將手一揮，傳宣退下。岳爺把箭上之書取下，拆開觀看，吃了一驚，便暗暗傳下號令，先叫岳雲、張憲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帶領人馬如此如此。」二人得令，領兵埋伏去了。又暗令兵士通知各位元帥，將各營虛設旗帳，懸羊打鼓；各將本部人馬，一齊退往鳳凰山去躲避，不提。

且說金營中到了二更時分，傳下號令，將「鐵浮陀」一齊推到宋營前，放出轟天大炮，向宋營中打來。但見煙火騰空，山搖地動，好似雷公排惡陣，分明霹靂震乾坤。有詩曰：

長驅大進鐵浮陀，欲打三軍片甲無。不是文龍施羽箭，宋營將士命俱殞。

當時眾位元帥在鳳凰山上，看見這般光景，好不怕人，便舉手向天道：「幸得皇天護佑，不絕我等，若不是陸文龍一枝箭書，豈不把宋營人馬打成齏粉？也虧了王佐一條臂膀，救了六七□萬人馬的性命！」

那岳雲、張憲領了人馬，埋伏在半路，聽得大炮打過，等那金兵回營之後，在黑影裡，身邊取出鐵釘，把火炮的火門釘死。令軍士一齊動手，將「鐵浮陀」盡行推入小商河內，轉馬來到鳳凰山繳令。岳爺仍命三軍回轉舊處，重新紮好營盤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兀兀自在營前，看那「鐵浮陀」大炮打得宋營一片漆黑，回到帳中對軍師道：「這回纔得成功也！」眾將齊到帳中賀喜。兀兀傳令擺起酒席，同眾元帥等直飲到天明。祇見小番進帳報道：「『苦人兒』同殿下帶了奶母五鼓出營，投宋去了。」兀兀聽了，大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此乃養虎傷身也！」正在惱恨，又有小番來報：「啟上狼主，岳營內依然如此，旗幟且分外鮮明，越發雄壯了。」兀兀好生疑惑，忙出營前觀看，果然依舊旗幟鮮明，槍刀密布，不知何故？傳令速整「鐵浮陀」今晚再打宋營。小番一看，「鐵浮陀」不知那裡去了，慌往四下搜尋。呀，俱推在小商河內了，忙來稟知。直氣得兀兀暴跳如雷，眾將上前勸解。

兀兀回營坐定，嘆了口氣道：「那岳南蠻真真厲害，能使將官捨身斷臂，來騙某家！那曹寧必然也是他說去，害他父子身亡。如今又說陸文龍歸宋。『鐵浮陀』一旦成空，枉勞數載功夫，空費錢糧不少。情實可恨！如今怎麼處？」

哈迷蚩道：「狼主不必心焦。待臣明日擺下一陣，名為『金龍絞尾陣』，誘那岳南蠻來打陣，可以擒他。」兀兀道：「如此速去整備。」哈迷蚩領令，自去操演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晚「鐵浮陀」打過宋營之後，將至天明，陸文龍同奶娘暗將金珠寶貝收拾停當，同王佐出營，竟往宋營而來。岳爺已將營寨重復扎好。王佐到了營前下馬，進見元帥，稟明前事。各位元帥、總兵、節度、統制，俱各致謝王佐活命之恩。岳元帥傳令，請陸公子相見。陸文龍進帳參見道：「小侄不孝，錯認仇人為父。若非王恩公說明，怎得復續陸氏之脈！」元帥吩咐送公子後帳居住，撥二□名家將伏侍。一面差人送奶娘回到陸公子的家鄉居住，不表。

卻說金營內，哈迷蚩來稟上兀兀道：「狼主，可差人將一封箭書射進宋營，叫岳南蠻暫停一月。待臣擺好陣勢，然後開兵擒捉岳南蠻，早定大事。」兀兀聽了，就寫一書，差番將來到宋營前，高聲叫道：「南蠻聽者，俺乃金邦元帥，有書一封與你宋營主將，快些接去！」說罷，一箭射來。

小軍拾得箭書，送與傳宣。傳宣將書呈上，元帥看畢，吩咐道：「你去與他說，教他擺好陣勢，快來知會打陣。」傳宣得令，出營大聲喝道：「番奴聽者，俺家元帥有令，教你們速去練熟些擺來，好等我們來打。」番將聽了，回營復命。哈迷蚩即將大兵盡數調齊，操演陣勢。

忽一日，有小番報進帳來：「啟上狼主，營門外有一大漢，口稱雲南化外大王，叫做李述甫，帶他外甥黑蠻龍求見。」兀兀便問哈迷蚩道：「他是何人？來見某家則甚？」不知哈迷蚩如何回答，又不知那兩人果有何事來見兀兀。

正叫做：渾濁未分鱧與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